

报案

男网友下套 她被骗去60余万元

去年5月24日,受害女子刘某来到茶陵县公安机关报案称,自己被男网友陈浩(假名,身份不详)骗去了60余万元。

原来,去年5月刘某通过网络相亲认识了陈浩,之后,两人进一步接触相谈甚欢,刘某感觉陈浩各项条件都非常符合自己的择偶要求。

“我不想我们以后的生活这么平淡,我这里有个投资项目,你充几百试试吧。”交往了几天后,刘、陈二人的关系不断升温,陈浩邀请刘某尝试进行网络投资。起初,刘某对此并不感兴趣,但陈浩表示自己比较懂,而且会帮忙“盯着”。于是刘某便下载了陈浩发来的APP,充值了520元。

没过几天,APP里便显示返还了768元。刘某对此很开心,陈浩则提出让刘某继续注资,加紧“借鸡生蛋”。刘某当即又往APP里充值了3万元,结果这次显示返还了3.3万元。

眼看“投资收益”如此丰厚,刘某对陈浩的“投资理财”能力深信不疑了,之后又接连往APP里注资。甚至在刘某资金不够时,还想方设法四处拆借,最终陆陆续续投入了60余万元。但一段时间后,刘某提出想提现一部分资金,陈浩则以各种理由推脱,甚至陈浩还找来了自己从事投资的舅舅(身份不详)来阐述投资风险以及圆场。

最终刘某没能提现任何资金,并且陈浩表示投入的资金亏损了20余万元。这时刘某才意识到情况不妙,赶忙到公安机关报了警。至此,警方对陈浩等人开始进行调查。

近日,茶陵县法院判决了一起诈骗、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。被告人杨某等5名福建籍男子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年至6个月不等,并处罚金2万元至5千元不等。

女子网恋被骗 牵出跨国诈骗案

男子为了所谓高薪 前往缅甸帮助犯罪分子转移资金

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贺天鸿

调查

怀疑是违法犯罪资金 但他仍然帮助犯罪分子转移资金

在警方调查刘某被騙案的过程中,一名福建男子浮出水面。

据了解,福建男子杨某2018年本科毕业后,曾从事过与外贸相关的工作。去年疫情期间杨某失业在家,他偶然认识了曾某,曾某邀请杨某帮自己“跑分”(即提供账户帮其转账),并且承诺按转账资金1%给他提成。

眼见有利可图,杨某便将自己的支付宝账户和中国银行卡用来帮助曾某转账。后来没过多久,杨某提供的账户以及银行卡就都被冻结了。杨某开始意识到自己转账的金额很可能是违法犯罪资金,但他仍然选择继续帮助曾某转账,这其中就有受害女子刘某被騙的资金。

在高薪诱惑下他去了缅甸,充当帮凶

去年3月底,曾某要求杨某前去看,帮其转账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资金。曾某承诺给杨某每个月工资1万元,还按转账资金的1%给予提成,并且包吃包住以及报销其他一切开支。杨某当即应允,乘车前往云南与曾某回合,之后出境前往缅甸勐波县。到达缅甸勐波县后,曾某带着杨某熟悉了当地的相关“业务”,并安排杨某住在酒店里。

平时,曾某会先将资金转入杨某名下的账户里,再由杨某把自己账户里的资金转入当地商家账户里。之后,杨某会前去看当地商家处取出现金,再将现金送

落网

回国后,他被警方抓获归案

后来,因为缅甸当地的商店里兑现人民币现金有限额,杨某为了帮助曾某转移资金,便又找来了其他4名同案被告人帮忙提供支付账户、银行卡等。但他们还没领到所谓的高额报酬便出了岔子。

“曾某突然就不见了,之前说好的报酬也没影了,在缅甸的这段时间里,我前前后后也才赚了6000元。”杨某说。

去年5月28日,曾某突然毫无征兆地消失了,杨某通过各种手段都联系不上。与此同时,杨某遭到了当地不明身份人员的拘禁。对方声称曾某带走了数百万资金,要求杨某自己想办法。随后,杨某遭到了很长时间的拘禁,后来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才侥幸逃了出来。

杨某逃出生天后,惊慌失措地回了国内,但他却不知道自己早已被警方盯上。去年7月24日,杨某在广东省被警方抓获归案,之后,其他4名被告人也相继落网。

判决

5人分别构成诈骗罪、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

法院审理认为,杨某为获取非法利益,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,不仅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和支付宝账户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转账、取现,还积极发展他人提供账户转账、取现,诈骗数额特别巨大,其行为构成了诈骗罪;张某、郑某、韩某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,仍然帮助转账、取现,其行为均已构成了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罪;张某某明知郑某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,为其犯罪提供支付结算等帮助,其行为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。遂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。

提醒

请牢记“六个一律”“八个凡是”

本案相关承办方提醒广大市民,防范此类网恋“杀猪盘”骗局,首先要提高防范心理,对于网络上刚认识的“优质”的网友一定要注意,不要相信所谓的“快速致富”和“系统漏洞”等谎言。一旦发现被骗,要留存好证据,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。同时,请牢记“六个一律”“八个凡是”。

即接到陌生电话,只要谈到银行卡,一律挂掉;谈到中奖,一律挂掉;谈到“电话转接公安局、法院”,一律挂掉;所有短信,但凡让点击链接的,一律删掉;微信里不认识的人发来链接,一律不点;一提到“安全账户”的,一律是诈骗。

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,凡是叫你汇款到“安全账户”的,凡是通知中奖、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,凡是通知“家属”出事要汇款的,凡是在电话中索要银行信息及短信验证码的,凡是让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,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打款的,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的,统统不要相信。

酒局

——庚子札记之二

何立伟

学哥朋友圈拉了个群,七八个人,取的名字呢,叫威士忌群,又洋气又FB(腐版的拼音缩写),朋友倒真还是朋友,只是都不洋气,FB呢又多半没有资格,几个舞文弄墨的人而已。我不擅饮,大家都晓得,国酒对付不了,洋酒也同样对付不了。学哥人好,他要拉我入群,我也拒绝不得,无非凑个趣,再不济,无非一醉耳。不扫别人的兴,是做朋友的至理。

邀局当然大多是学哥,作为群主,他每回都带三四瓶洋酒,有时是一种,有时是两种、三种,不消说,威士忌居多,很是符合群的名。都是男人嘛,有时候也叫上姪姑娘,地在株洲,听到召唤就跳上高铁以110出警的速度飙过来,头发纹丝不乱,喝酒从来不含糊,也从来不胜。人坐定了,学哥开瓶,一个个斟去,一圈下来,举杯说,来一个!意思就是一口干了,起个兴头。座位呢也是学哥安排,我总被安排坐在他旁边,并不幸福,因为他总是端着杯子同我说,兄弟,来一个!在我肩头轻轻一按。我说不急不急,洋酒嘛要慢慢品。我其实晓得品个鬼,只是怕他的来一个开了头,后面会有好多的来一个。几轮下来,我人会被到桌子下头去。学哥说那你慢慢品,随意,我一口了呵。

酒局就是聊局,借着酒,话比平时多N倍,于是沸沸扬扬,天下大事小事俱在杯盏中,联合国会议搬到了酒桌上。说完了别人的事,往往就来说自己。都是几架老机器,年轻时节用惯了,这里那里,零件就有状况。王老师说,前年体检,医生说我左脚动脉轻度硬化,右脚动脉中度硬化。去年呢,左脚变成中度,右脚变成重度。众人说,哦,在厉害上走了!王老师笑一句,继续说,今年又体检吧,医生说,两只脚,动脉稍微有点轻度硬化。这就是扯JB蛋体检。什么药都没吃过,哈,好了!好了!你还相不相信体检?众人就松了一口气,说,来来来,来一个!左手边的陈老师问你身体看上去还蛮熬实,没什么问题吧?我说,别的都还好,就是右边动脉里头去年查出有斑块,0.8厘米。医生说,要注意哟,斑块掉下来要是堵塞血管那就很危险的哟。陈老师说,莫信,这个年纪,好多人都有,我也有,没那么恐怖好不好。王老师是坐对面的,举起一只手,大声道:嗨,我两边颈根都有咧!很兴奋地给了陈老师一个巨大的证明。学哥在我肩头又轻轻一按,说,我一个老领导,也是体检说颈动脉有斑块,被医生一吓,紧张得,惶惶不可终日。我跟他讲,不要怕,第一,斑块不是那么容易掉下来的。第二,即使掉下来,现在也有药物可以把它溶解掉。我老婆在附二医院高干病室干了二十多年护士长,见得多了。没问题,莫怕。他才哦哦哦,放下了一颗沉重的心。

斜对角的水哥说话了: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呷酒,不要动不动就谈什么养生呵康健呵这里那里有毛病呵,说点快活的事情好不好?学哥第一个响应,说好好好,我赞成,说点快活的事情。来一个!就站了起来,推一推眼镜。大家都都站了起来,杯子碰得咣咣的,俱仰头喝下去,同时喝下去的,还有刚才的话题。坐下来,半天没有人说话。筷子夹菜,瓷盘叮叮叮叮响得清楚。

我有点上头了。快活的事情,嗯,等等,要慢慢想。

(原载《南方周末》)

归乡

姜貽斌

我的祖籍在湖南省武冈县,现已改为市。在很久以前,它还叫武冈州,是湘西南很大的州府所在地。我曾经去过几次,它很有古城的味道,那些城墙的青砖里,露出沧桑的枯草,它们跟城墙一起,艰难地活到了现在。其实,我的祖籍地离县城还有很远,在一个叫荆竹铺的乡村,其具体地名叫对门姜家。

说来非常惭愧,我还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,才来到对门姜家。那年,我已经36岁了。那一次,包括我的父母以及兄弟,还有晚輩们,浩浩荡荡十多人,来了一次探望老家亲人的行动,也是一次去祖籍地的家族性探寻。车子在石头马路上颠簸不断,把我们摇得东倒西歪,一路上,不说是满目荒冷吧,也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青山绿水。

终于来到了老家,刚下车,我便迫不及待地问堂弟,我们的祖宅呢?堂弟跺了跺脚,说,祖宅就在我们脚下,只是它早已被拆掉了。我说,难道看不到一点痕迹了吗?堂弟指着半扇窗子,说,那就是。哦,我终于看到了祖宅,它只留下了半扇木窗子,上面沾着几根枯黄色稻草,在寒风中摇曳。我不明白为何只留下半扇窗子,它是想向我证明什么吗?我浑身一阵战栗。我问堂弟,你住在哪里?他指着山腰上的一栋房子,说,我早就砌到上面去了。我问,为什么砌到山腰上去呢?多不方便。他简短地说,省得跟邻居闹矛盾。

小雨霏霏,地上泥泞一片。我的小孩担心路滑跌跌,不愿意上去。堂弟便背着我的小孩,朝山腰上走去。而且,那些晚輩也跟着说害怕跌跌,不上去算了。我父亲生气地说,为什么不上去看看?况且,我们已经来了。那些晚輩才硬着头皮,很不情愿地挪动脚步。

我们好不容易来到堂弟家里,满娘(婶婶)微笑着向我们打招呼,赶紧筛茶。我们没有拂去板凳上的柴灰,都坐了下来,也没有吹掉茶碗里的柴灰,就喝了起来。我们喝着家乡的热茶,与亲人们笑谈着。

忽然,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,那些晚輩们竟然都高高矮矮地站着,似乎很讲规矩。我叫他们坐下来,他们居然也不坐。我叫他们喝茶,竟然也不喝。哦,我终于明白了,他们肯定是不习惯乡

村的卫生状况。比如板凳上跟茶碗里的柴灰。其实,这些生活在城市里的晚輩,在家里并不怎么讲卫生,为何到了乡村,一个个竟然像卫生专家了呢?我很想发脾气,又觉得不太合适,这会给亲人相会的气氛带来杂音。

父亲看了看手表,似乎也坐不住了,便带着我们兄弟去了祖坟。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祭拜爷爷奶奶。我没有见过爷爷奶奶,他们在我出生不久就去世了,我的兄长们一定是见过的。至于那些女眷跟晚輩,都没有去祖坟了。我也理解,去祖坟的小路实在难走,那就让他们在此等待吧。

从祖坟回来,我看见那些晚輩仍然站立着,茶也没有喝,他们的茶碗里的茶,还是满满的。而且,也不说话,一个个拘束不安地听我们说话。我想,我跟老家的关系,其实也不怎么紧密,三十多年后才来到这里,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,因为这里是我家血脉的发源地,家族的根基深深地扎根在此。而这些晚輩难道不晓得吗?既然晓得,又为何对老家如此的陌生跟隔阂呢?我想,这肯定是由于年龄的问题,也由于经历所致吧。

满娘跟堂弟很客气,一定要留下我们吃饭。其实,我们也有这个想法,况且,已经快到吃饭的时间了。而且多年来,亲人们没有如此相聚过,这确实是个极好的机会。谁知堂弟刚说出留下我们吃饭的话,那些晚輩竟然争着说活了,他们极像外交官,先后都说着外交辞令,不要客气了,太麻烦了,我们就在这里吃饭了。其实,他们要到镇上去吃。

我父亲瞪着眼睛盯着他们,他们居然也不害怕,又说,不要麻烦堂叔他们了。我明白他们的鬼心思,仍是嫌弃老家不卫生。难道不是吗?他们板凳也不坐,茶水也不喝。我又想发脾气,觉得还是没有必要,第一次回老家,不必再弄得吵吵闹闹的。或许,让他们以后多来几次,他们就习惯了?问题是,这个原居地,这个故乡,以后他们还会来吗?在老家停留总共不到两个小时,我们便离开了。愉快吗?不太愉快。高兴吗?也不太高兴。这便是我第一次归乡的经历,我记得,当时离春节已经不远了。

(原载《长沙晚报》)



插画:胡兴鑫